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

中国文史出版社

萧枫
主编

肆



V. 4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

第四册

主编 萧 枫

第一百四十八卷至第一百九十六卷
梁武帝至唐太宗帝(公元 515 - 643 年)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四十八卷	梁纪四	武帝天监十四年至十七年(515至518年)·····	(1)
第一百四十九卷	梁纪五	武帝天监十八年至普通四年(519至523年)·····	(16)
第一百五十卷	梁纪六	武帝普通五年至六年(524至525年)·····	(31)
第一百五十一卷	梁纪七	武帝普通七年至大通元年(526至527年)·····	(48)
第一百五十二卷	梁纪八	武帝大通二年(528年)·····	(59)
第一百五十三卷	梁纪九	武帝中大通元年(529年)·····	(71)
第一百五十四卷	梁纪十	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年)·····	(79)
第一百五十五卷	梁纪十一	武帝中大通三年至四年(531至532年)·····	(94)
第一百五十六卷	梁纪十二	武帝中大通五年至六年(533至534年)·····	(107)
第一百五十七卷	梁纪十三	武帝大同元年至三年(535至537年)·····	(123)
第一百五十八卷	梁纪十四	武帝大同四年至十年(538至544年)·····	(137)
第一百五十九卷	梁纪十五	武帝大同十一年至中大通元年(545至546年)·····	(152)
第一百六十卷	梁纪十六	武帝太清元年(547年)·····	(163)
第一百六十一卷	梁纪十七	武帝太清二年(548年)·····	(174)
第一百六十二卷	梁纪十八	武帝太清三年(549年)·····	(191)
第一百六十三卷	梁纪十九	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	(209)
第一百六十四卷	梁纪二十	简文帝大宝二年至元帝承圣元年(551至552年) ·····	(220)
第一百六十五卷	梁纪二十一	元帝承圣二年至三年(553至554年)·····	(237)
第一百六十六卷	梁纪二十二	敬帝绍泰元年至太平元年(555至556年)·····	(252)
第一百六十七卷	陈纪一	武帝永定元年至三年(557至559年)·····	(267)
第一百六十八卷	陈纪二	文帝天嘉元年至三年(560至562年)·····	(285)
第一百六十九卷	陈纪三	文帝天嘉四年至天康元年(563至566年)·····	(304)
第一百七十卷	陈纪四	临海王光大元年至宣帝太建三年(567至571年)·····	(322)
第一百七十一卷	陈纪五	宣帝太建四年至六年(572至574年)·····	(341)
第一百七十二卷	陈纪六	宣帝太建七年至八年(575至576年)·····	(360)
第一百七十三卷	陈纪七	宣帝太建九年至十一年(577至579年)·····	(374)
第一百七十四卷	陈纪八	宣帝太建十二年(580年)·····	(389)
第一百七十五卷	陈纪九	宣帝太建十三年至长城公至德元年(581至583年) ·····	(401)
第一百七十六卷	陈纪十	长城公至德二年至禎明二年(584至588年)·····	(420)
第一百七十七卷	隋纪一	文帝开皇九年至十一年(589至591年)·····	(436)
第一百七十八卷	隋纪二	文帝开皇十二年至十九年(592至599年)·····	(454)

第一百七十九卷	隋纪三	文帝开皇二十年至仁寿三年(600至603年) ……………	(473)
第一百八十卷	隋纪四	文帝仁寿四年至炀帝大业三年(604至607年) ……………	(491)
第一百八十一卷	隋纪五	炀帝大业四年至八年(608至612年) ……………	(510)
第一百八十二卷	隋纪六	炀帝大业九年至十一年(613至615年) ……………	(527)
第一百八十三卷	隋纪七	炀帝大业十二年至恭帝义宁元年(616至617年5月) ……………	(546)
第一百八十四卷	隋纪八	恭帝义宁元年(617年6月至12月)……………	(565)
第一百八十五卷	唐纪一	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正月至7月) ……………	(583)
第一百八十六卷	唐纪二	高祖武德元年(618年8月至12月)……………	(600)
第一百八十七卷	唐纪三	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正月至10月)……………	(613)
第一百八十八卷	唐纪四	高祖武德二年至四年(619年11月至621年2月)……	(629)
第一百八十九卷	唐纪五	高祖武德四年(621年3月至12月)……………	(641)
第一百九十卷	唐纪六	高祖武德五年至七年(622年正624年至5月) ………	(655)
第一百九十一卷	唐纪七	高祖武德七年至九年(624年6月至626年8月) ………	(669)
第一百九十二卷	唐纪八	高祖武德九年至太宗贞观二年(626年9月至628年7月) ……………	(685)
第一百九十三卷	唐纪九	太宗贞观二年至五年(628年9月至631年) ……………	(700)
第一百九十四卷	唐纪十	太宗贞观六年至十一年(632至637年4月) ……………	(717)
第一百九十五卷	唐纪十一	太宗贞观十一年至十四年(637年5月至640年) ……………	(733)
第一百九十六卷	唐纪十二	太宗贞观十五年至十七年(641至643年3月) ………	(750)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八卷

梁纪四 高祖武皇帝四

天监十四年(乙未、515)

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人侯刚迎太子暕于东宫，至显阳殿。王显欲须明行即位礼，崔光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至明！”显曰：“须奏中宫。”光曰：“帝崩，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于是，光等请太子止哭，立于东序。于忠与黄门郎元昭抚太子西面哭十余声止。光摄太尉，奉策进玺绶，太子跪受，服充冕之服，御太极殿，既皇帝位。光等与夜直群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称万岁。昭，遵之曾孙也。

高后欲杀胡贵嫔，中给事谯郡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于忠。忠问计于崔光，光使置贵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由是贵嫔深德四人。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东防兵。

驃骑大将军广平王怀扶疾入临，径至太极西庑，哀恸，呼侍中、领军、黄门、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众皆愕然相视，无敢对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汉光武崩赵熹扶诸王下殿故事，声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怀声泪俱止，曰：“侍中以古义裁我，我敢不服！”遂还，仍频遣左右致谢。

先是高肇擅权，尤忌宗室有时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数为肇所谮，惧不自全，乃终日酣饮，所为如狂，朝廷机要无所关豫。及世宗殂，肇拥兵于外，朝野不安。于忠与

门下议，以肃宗幼，未能亲政，宜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皇后请即教授。王显素有宠于世宗，恃势使威，为众所疾，恐不为澄等所容，与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矫皇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以显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闻之，托以侍疗无效，执显于禁中，下诏削爵任。显临执呼冤，直阁以刀镵撞其腋下，送右卫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诏如门下所奏，百官总已听于二王，中外悦服。

魏主称名为书告哀于高肇，且召之还。肇承变忧惧，朝夕哭泣，至于羸悴，归至潼涧，家人迎之，不与相见；辛巳，至阙下，衰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高阳王雍与于忠密谋，伏直寝邢豹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毕，引入西庑，清河诸王皆窃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搃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称肇自尽，自余亲党悉无所问，削除取爵，葬以士礼；逮昏，于厕门出尸归其家。

癸未，魏以高阳王雍为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怱为司徒，广平王怀为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庙号世宗。己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为尼，徙居金墉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得入宫。

魏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愿命归

所减之禄。旧制：民税绢一匹别输绵八两，布一匹别输麻十五斤，忠悉罢之。乙丑，诏文武群官各进位一级。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六月，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幻惑众，与勃海人李归伯作乱，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尼惠暉为妻，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骥击之，伯骥败死。贼众益盛，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七月，丁未，诏假右光禄大夫元遥征北大将军以讨之。

魏尚书裴植，自谓人门不后王肃，以朝廷处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请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许，深怪之。及为尚书，志气骄满，每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每入参议论，好面讥毁群官，又表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见之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冒进不已，自以东宫师傅，望封侯、仪同，诏以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祚与植皆恶于忠专横，密劝高阳王雍使出之；忠闻之，大怒，令有司诬奏其罪。八月，己亥，植与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韦俊皆赐死。俊，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杀高阳王雍，崔光固执不从，乃免雍官，以王还第。朝野冤愤，莫不切齿。

丙子，魏尊胡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

己丑，魏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广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魏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

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魏江阳王继，熙之曾孙也，先为青州刺史，坐以良人为婢夺爵。继子又娶胡太后妹，壬辰，诏复继本封，以又为通直散骑侍郎，又妻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群臣奏请太后临朝称制，九月，乙未，灵太后始临朝听政，犹称令以行事，群臣上书称殿下。太后聪悟，颇好读书属文，射能中针孔，政事皆手笔自决。加胡国珍侍中，封安定公。

自郭祚等死，诏令生杀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胁息。太后既亲政，乃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后旬余，太后引门下侍官于崇训宫，问曰：“忠在端揆，声望如何？”咸曰：“不称厥任。”乃出忠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领尚书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咨大务。”诏从之。

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魏西硖石，据之以逼寿阳；更筑外城，徙缘淮之民以实城内。将军田道龙等散攻诸戍，魏扬州刺史李崇分遣诸将拒之。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许其优转；太傅雍等皆不敢违，加忠车骑大将军。忠又自谓新故之际有定社稷之功，讽百僚令加己赏；雍等议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复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上诉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议，太傅怿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舆，侍卫省闕，乃臣子常职，不容以此为功。臣等前议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权，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过相除，悉不应赏，请皆追夺。”崔光亦奉送章绶茅土，表十余上，太后从之。

高阳王雍上表自劾，称“臣初入柏堂，

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可而不能禁；于忠专权，生杀自恣，而臣不能违。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抗拒；臣欲出忠于外，在心未行，返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请返私门，伏听司败。”太后以忠有保护之功，不问其罪。十二月，辛丑，以忠为太师，领司州牧，寻复录尚书事，与太傅恽、太保怀、侍中胡国珍入居门下，同董庶政。

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清素，民、獠怀之。龙骧将军元法僧代竖眼为益州刺史，素无治干，加以瘫痪；王、贾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为兵。葭萌民任令宗因众心之患魏也，杀魏晋寿太守，以城来降，民、獠多应之；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将兵三万迎之。法僧，熙之曾孙也。

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亲祭，欲代行祭事，礼官博议以为不可。太后以问侍中崔光，光引汉和熹邓太后祭宗庙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祭事。

十五年（丙申、516）

魏崔亮攻硤石未下，与李崇约水陆俱进，崇屡违期不至。胡太后以诸将不一，乃以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将步骑二千赴寿阳，别为行台，节度诸军，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萧宝寅遣轻车将军刘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垒；二月，乙巳，又败将军垣孟孙等于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陆进攻，无敢乖互，战屡有功。

上使左卫将军昌义之将兵救浮山，未至，康绚已击魏兵，却之。上使义之与直阁王神念溯淮救硤石。崔亮遣将军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鬻生夹淮为营。延伯取车轮去輞削锐其辐，两两接对，揉竹为短，贯连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鹿卢，出没随意，不可烧斫。既断赵祖悦走路，又令战舰不通，义之、神念屯梁城

不得进。李平部分水陆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悦出降，斩之，尽俘其众。

胡太后赐给崔亮书，使乘胜深入。平部分诸将，水陆并进，攻浮山堰。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辄发。平奏处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机，庶几恶杀，可听特以功补过。”魏师遂还。

魏中尉元匡奏弹于忠“幸国大灾，专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辅黜辱。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决。自去岁世宗晏驾以后，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不由阶级，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罪，并宜追夺。”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无宜追罪；余如奏。”

匡又弹侍中候刚掠杀羽林。刚本以善烹调为尚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于太后，颇专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处刚大辟，太后曰：“刚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于律不坐。”少卿陈郡袁翻曰：“‘邂逅’，谓情状已露，隐避不引，考讯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问则具首，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安得谓之‘邂逅’！”太后乃削刚户三百，解尝食典御。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淮堰城，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

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黎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乃开黎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黎，不畏野战。”萧宝寅信之，凿山深五丈，开黎北注，水日夜分流犹不减，魏军竟罢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李崇作浮桥于硤石戍间，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居民散就冈阨，其水清澈，俯视庐舍冢墓，了然在下。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岂宜以一谬弃其余勋！”复封忠为灵寿县公，亦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将兵拒张齐，齐与战于葭萌，大破之，屠十余城，遂围武兴。法僧婴城自守，境内皆叛，法僧遣使间道告急于魏。魏驿召镇南军司傅竖眼于淮南，以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将步骑三千以赴之。竖眼入境，转战三日，行二百余里，九遇皆捷。五月，竖眼击杀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闻竖眼至，皆喜，迎拜于路者相继。张齐退保白水，竖眼入州，白水以东民皆安业。

魏梓潼太守苟金龙领关城戍主，梁兵至，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刘氏帅厉城民，乘城拒战，百有余日，士卒死伤过半。戍副高景谋叛，刘氏斩景及其党与数千人，自余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并在城外，为梁兵所据，会天大雨，刘氏命出公私布绢及衣服悬之，绞而取水，城中所有杂物悉储之。竖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为平昌县子。

张齐数出白水，侵魏葭萌，傅竖眼遣虎威将军强虬攻信义将军杨兴起，杀之，复取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败于阴平，张齐亲帅骁勇二万余人与傅竖眼战，秋，七月，齐军大败，走还，小剑、大剑诸戍皆弃城走，东益州复入于魏。

康绚既还，张豹子不复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徐州来攻堰，尚书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及闻破，太后大喜，赏平甚厚，澄遂不行。

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虜窥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

为“比缘边州郡，官不择人，唯论资级。或值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赏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谓自今已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事赏罚。”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边盗贼群起，遂逼旧都，犯山陵，如澄所虑。

初，魏世宗作瑶光寺，未就，是岁，胡太后又作永宁寺，皆在宫侧；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黄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佛殿如太极殿，南门如端门。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扬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高祖迁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学荒废，城阙府寺颇亦颓坏，非所以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事不两兴，须有进退，宜罢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宁土木之功，减瑶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鑿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于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国容严显，礼化兴行，不亦休哉！”太后优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太后好事佛，民多绝户为沙门，高阳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岂得轻纵背礼之情，肆其

向法之意，一身亲老，弃家绝养，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之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实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皆为沙门矣。”都统僧暹等忿瑒谓之“鬼教”，以为谤佛，泣诉于太后。太后责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传》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本出于人，名之为鬼，愚谓非谤。”太后虽知瑒言为允，难违暹等之意，罚瑒金一两。

柔然伏跋可汗，壮健善用兵，是岁，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系其足于弩马，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邻国先羈属柔然后叛去者，伏跋皆击灭之，其国复强。

十六年(丁酉、517)

魏初，民间皆不用钱，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钱，遣钱工在所鼓铸；民有欲铸钱者，听就官炉，铜必精练，无得舛杂。世宗永平三年，又铸五铢钱，禁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既而洛阳及诸州镇所用钱各不同，商货不通。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以为：“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钁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令所行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既无新钱，复禁旧者，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冻馁，子育黎元之意也。钱之为用，贯缙相属，不假度量，平均简易，济世之宜，谓为深允。乞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与新铸五铢及古诸钱方俗所使用者，但内外全好，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鸡眼、钁凿及盗铸、毁大为小、生新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从之。然河北少钱，民犹用物交易，钱不入市。

魏人多窃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句奏案，更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又，在军斩首成一阶以上者，即令行台军司给券，当中竖裂，一支付勋人，一支送门下，以防伪巧。”太后从之。同，玄之族孙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太后许之。尚书令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若闻有冒勋妄阶，止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绳以典刑。岂有移一省之案，寻两纪之事，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

三月，丙子，敕织官，文锦不得为仙人鸟兽之形，为其裁翦，有乖仁恕。

夏，四月，戊申，魏以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诏以宗庙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于是朝野喧哗，以为宗庙去牲，乃是不复血食，帝竟不从。八坐乃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冬，十月，诏以宗庙犹用脯脩，更议代之，于是以大饼代大脯，其余尽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阳台，置七庙座，每月中再设净馔。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侯斤尉比建等请和于魏，用敌国之礼。

是岁，以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道根谨厚木讷，行军能检教士卒；诸将争功，道根独默然。为政清简，吏民怀之。上尝叹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复忆有一州。”

魏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从之。是后民多私铸，钱稍薄小，用之益轻。

十七年(戊戌、518)

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秀虽与上

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上益以此贤之。秀与弟始兴王憺尤相友爱，憺久为荆州，常中分其禄以给秀，秀称心受之，亦不辞多也。

魏主引见柔然使者，让之以藩礼不备，议依汉待匈奴故事，遣使报之。司农少卿张伦上表，以为：“太祖经启帝困，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辕，未遑北伐。世宗遵述遗志，虜使之来，受而弗答。以为大明临御，国富兵强，抗敌之礼，何惮而为之，何求而行之！今虜虽慕德而来，亦欲观我强弱；若使王人衔命虜庭，与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获已，应为制诏，示以上下之仪，命宰臣致书，谕以归顺之道，观其从违，徐以恩威进退之，则王者之体正矣。岂可以戎狄兼并，而遽亏典礼乎！”不从。伦，白泽之子也。

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卒，赠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号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礼，赠禭仪卫，事极优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与国珍合葬，谓之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张普惠以为前世后父无称“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于人臣，诣阙上疏陈之，左右莫敢为通。会胡氏穿圻，下有磐石，乃密表，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今司徒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孔子称‘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也。伏愿停逼上之号，以邀谦光之福。”太后乃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议。王公皆希太后意，争诘难普惠；普惠应机辨析，无能屈者。太后使元叉宣令于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难言也。”

太后为太上君造寺，壮丽埒于永宁。

尚书奏复征民绵麻之税，张普惠上疏，以为：“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以爱民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于绢增税绵八两，于布增税麻十五斤，民以称尺所减，不啻绵麻，故鼓舞供调，自兹以降，所税绢布，浸复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在于幅广度长，遽罢绵麻。既而尚书以国用不足，复欲征敛。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臣共窃之也。何则？所输之物，或斤美百铢，未闻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溢恶，则坐户主，连及三长。是以在库绢布，逾制者多，群臣受俸，人求长阔厚重，无复准极，未闻以端幅有余还求输官者也。今欲复调绵麻，当先正称、尺，明立严禁，无得放溢，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太和之政复见于神龟矣。”

普惠又以魏主好游骋苑囿，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谏，以为：“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也。伏愿淑慎威仪，为万邦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紆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亩，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务令简约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复更为，则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节用爱人，法俗俱赖矣。”寻敕外议释奠之礼，又自是每月一陛见群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临川王宏妾弟吴法寿杀人而匿于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驃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免。

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

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有盗伏于驃骑航，待上夜出；上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上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不堪，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汉文帝，念汝愚耳！”宏顿首称无之，故因匿法寿免宏官。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昺，雅有风力，为上所重，军国大事皆与议决，以为安右将军，监扬州。昺自以越亲居扬州，涕泣恳让，上不许。在州尤称明断，符教严整。

辛巳，以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又以本号行司徒。

初，洛阳有汉所立《三字石经》，虽屡经丧乱而初无损失。及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以建浮图精舍，遂大致颓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请遣官守视，命国子博士李郁等补其残缺，胡太后许之。会元叉、刘腾作乱，事遂寢。

秋，七月，魏河州羌却铁忽反，自称水

池王；诏以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以讨之。子恭至河州，严勒州郡及诸军，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轻与贼战，然后示以威恩，使知悔惧。八月，铁忽等相帅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子恭，怀之子也。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变，欲以崇宪高太后当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礼葬于北邙，谥曰顺皇后。百官单衣邪巾送至墓所，事讫而除。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经。

是岁，魏太师雍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先朝为之禁限，亦非苟与细民争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民吝守，贫弱远来，邈然绝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什一之税，自古有之，所务者远近齐平，公私两宜耳。及甄琛启求禁集，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请依先朝禁之为便。”诏从之。

〔译文〕

梁纪四 高祖武皇帝四

天监十四年（乙未、公元515年）

甲寅日（初十），魏主有了重病；丁巳日（十三日），在式乾殿驾崩。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人侯刚到东宫把太子诩迎接出来，到显阳殿。王显想到天亮再行即位礼，崔光说：“皇帝的位置不可以片刻空着，为什么一定要等待天亮呢？”王显说：“必须奏明皇后。”崔光说：“皇帝驾崩，太子即位，这是国家正常的制度，为何一定要皇后的命令呢？”于是光等人奏请太子停止哭泣，站在东边；于忠与黄门郎元阳搀扶着太子面朝西哭了十几声后停止哭泣。崔光暂代太尉，奉着策书送上玺绶，太子跪着接受了，换上袞冕的服装，进太极殿，即皇帝位。崔光等人与值夜的群官站于庭中，面朝北行稽首礼呼万岁。昭是元遵的曾孙。

高后想把胡贵嫔除去，中给事谯郡人刘腾将这事向侯刚报告，侯刚又告诉了于忠，忠向崔光请教对策，崔光派人将贵嫔安置在别的地方，严加守卫，因此贵嫔十分感激这四个人。戊午日（十四日），魏国大赦境内。己未日（十五日），下令召回所有西征以及东防的军队。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怀带病人官哭临，径直来到太极殿的西庑，哀伤地恸哭，喊叫侍中、领军、黄门及左右卫将军说：“我想上殿哭大行皇帝，又必须人见主上。”众人都惊愕地相视，无人敢回答。崔光撩着袞服举起丧杖，称引汉光武帝驾崩赵熹扶着诸王下殿的旧例，声音及颜色都很严厉，听到的人都称好，怀哭声停了，眼泪也止了，说：“侍中用古义纠正我，我怎么敢不服呢？”于是回去了，还一再地派左右前来致谢。

早先，高肇独撑权柄，对于有威望的宗室尤其心怀猜忌，太子太傅任城王澄屡次被肇进谗言，担心不能自己保全自己，于是整天酒喝得烂醉，行为

像发狂一样，朝廷的机要各事全都不参加。等到世宗驾崩，由于在外头拥有重兵，朝野都感到不安。于忠和门下省商议，由于肃宗年幼，无法亲政，应该让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处理所有政事，任用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理百官，奏明皇后请即用手敕授交二王。王显从来就有宠于世宗，依仗权势，作福作威，受到大家的痛恨，害怕不被澄等人所包容，与中常侍孙伏连等人密谋搁置门下省的奏章，伪造皇后的命令，任用高肇录尚书事，让王显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人听了这个消息，以医疗世宗没有见效为藉口，在宫中将王显逮捕了，下诏削去他的爵位与官职，王显临被逮捕时大叫冤枉，直阁用刀钁撞击他的腋下，送到右卫府，过了一夜就死了。庚申日（十六日），下诏按门下省所奏请的办理，百官总摄已职听命于二王，朝内朝外都心服口服。

魏主称名作书向高肇告哀，同时召请他回朝。高肇接到告哀的变故，心中害怕，早晚都在哭泣，以致身体虚弱憔悴，回到滹洹，他的家人前来迎接他，肇不和他们相见；辛巳日（初八），到达京师，穿上丧服，登上太极殿尽哀。高阳王雍与于忠密谋，藏将直寝邢豹等十多人藏在舍人省内，肇哭过之后，带引进入西庑，清河诸王都盯着他窃窃私语。肇进了舍人省，豹等人把他扼杀了，下诏数说他的罪恶，说肇畏罪自杀了，其余的亲戚党羽全都不予追究，将肇削除职务和爵位，用土礼埋葬他。等到晚上，从侧门把肇的尸体送回到他的家中。

癸未日（初十），魏朝任命高阳王雍为太傅、兼领太尉，清河王怿为司徒，广平王怀为司空。

甲午日（二十一日），魏朝在景陵安葬宣武皇帝，庙号世宗。己亥日（二十六日），尊封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日（初一），废高太后为尼，

迁居金墉瑶光寺，如不是遇到重大节庆，不能入官。

魏朝的于忠既为侍中，又兼任领军将军，于是专揽朝廷政事，权势之大至高无比。刚开始，太和年间，国家多事，征战频繁，高祖因为国家用度不足，百官的俸禄减少四分之一，于忠下令把所减削的俸禄全部归还。按照旧法：百姓赋税缴绢一匹时另外缴绵八两，缴布一匹时另外缴麻十五斤，忠把这些规定全都废除了。乙丑日（二十二日），下诏文武群臣各晋爵位一级。

夏，四月，浮山堰筑城又垮了，有人说蛟龙能驾着风雨摧破堤堰，蛟龙的性情最厌恶铁，就从东、西二冶运来铁器几千万斤沉在水中，但也无法使堤堰于中流合脊。于是砍伐树木作成井栏，用大石头装在里面，外面再加上泥土；沿着淮水一百里以内的树木及石头，无论大小都被砍伐一空，挑担的人肩上都破了。又碰到夏天传染病流行，死亡的人互相枕藉，苍蝇及昆虫昼夜鸣叫呼应。

六月，魏朝冀州沙门法庆利用妖术引诱百姓，和勃海人李归伯共同作乱，他们推举法庆担任首领。法庆娶尼姑惠晖为妻子，任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称大乘。他们配了狂药，让人服了之后，父子兄弟不再认识，只知道杀人。刺史萧宝寅派遣兼长史崔伯骥讨伐他，伯骥战败而死。乱党的人数更为增加，所到之处破坏寺舍，诛杀僧尼，说：“新佛已经出世，必须除去众魔。”秋，七月，丁未日（初六），下诏命令左光禄大夫元遥暂代征北大将军前往攻打他。

魏朝尚书裴植，自己以为无论人威望及门第都不比王肃差，认为朝廷给他的官职不够高，心中常闷闷不乐，上表请求辞职，退隐嵩山，世宗没有答应，很怪罪他。等到他当了尚书之后，志得意满，经常对别人说：“不是我需要尚书的职位，是尚书的职位需要我。”每次入宫参与商议政事，喜好当面讥毁群官，又上表论征南将军田益宗说：“华和夷不同族类，不应该位在百官的上面。”于忠和元昭看见了上表，对他非常怨恨。

尚书左仆射郭祚积极地钻营求进爵加官，自以为作为太子的师傅，应该封侯、仪同。下诏派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祚与植都讨厌于忠专横，秘密地劝告高阳王雍把他外放；于忠听到这个消息，命有司以不实的

罪过弹奏他。八月，己亥日（二十九日），植与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人韦俊全被赐死。俊是祚的亲家。然后于忠又想杀高阳王雍，崔光坚持不同意，于是免掉雍的官职，以王的身分家居。朝野人士都感到愤愤不平，对于忠十分痛恨。

丙子日（初六），魏朝尊封胡太妃为皇太后，居住于崇训宫。

己丑日（十九日），魏朝的清河王怿进位太傅，兼任太尉；广平王怀为太保，兼职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日（二十日），魏朝任用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担任车骑大将军，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魏朝的江阳王继是熙的曾孙，以前当过青州刺史，由于以良家女子为婢坐法被罢免爵位。继的儿子又娶胡太后的妹妹为妻，壬辰日（二十二日），下诏恢复继的原来封爵，任命又担任通直散骑侍郎，又的妻子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群臣奏请太后临朝代行天子之事，九月，乙巳日（初五），胡太后开始临朝听政，决行政事的时候仍然称令，众臣上书的时候称殿下。太后聪明颖悟，颇爱好读书作文，射箭能射中针孔，政事都由她自己亲笔处理。加封胡国珍为侍中，封安定公。

自从郭祚等人死后，诏令及生杀大权都操在于忠的手中，王公大人害怕他，为之叠足屏气。太后既然已经亲政，就解除于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等职位，只剩下仪同三司、尚书令。十几天之后，太后召集门下侍官来到崇训宫，问他们说：“于忠在端揆的位置，声望如何？”大家都说：“无法胜任。”于是外放于忠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任用司空澄兼掌尚书令。澄奏说：“安定公应该出入官中，参与讨论重大政务。”下诏听从他的建议。

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击魏朝的西硤石，把它占据了，用以胁迫寿阳。又建筑了外城，迁移淮水沿岸的百姓充实城内。将军田道龙等人分别攻打各戍，魏朝的扬州刺史李崇分别派遣诸将迎击。

冬，十月，乙酉日（十六日），魏朝任用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的职位照旧。

那时，魏朝的于忠当权，自己说世宗答应他优转；太傅雍等人都不敢有违，加封于忠为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自称新旧国君替代之际有安定社稷的功劳，暗示百官给自己加封赏，雍等人讨论封忠为常山郡公。于忠又觉得自己单独受封有所不便，

就暗示朝廷，同在门下省任职的人都赐予封邑，雍等人不得已只能又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人不断上诉。太后命令公卿重行讨论，太傅恽等人上言：“先帝仙逝，奉迎车驾，侍卫宫禁，这是臣子的常职，不该因此自认有功。臣等人前时商议封忠爵邑，只是由于害怕他的威权，苟且免受其暴戾之害的缘故。假如拿功过相抵，全都不应该封赏，请求全部予以撤销。”崔光也奉上章授茅土，上表十余通请求缴回，太后同意了。

高阳王雍上表弹劾自己，说：“臣刚入柏堂时，看见皇帝圣旨的下颁完全由门下省控制，臣出主意由君遵照执行，深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却无法禁止；于忠专权，生杀朝臣自作主张，可是下臣却不敢违背他的意旨。于忠计划想要杀害下臣，凭借在位任事之臣坚持不可而予以拒绝；下臣想要把于忠外放，心存此意尚未实行，却反而被于忠所免官。枉居官职，干拿薪俸，辜负国家恩惠，请求辞官家居，等待司寇的制裁。”太后因为于忠有保护她的功劳，不追究他的罪过。十二月，辛丑日（闰十二月初三日），任用于忠为太师，兼掌司州牧，不久又总领尚书事，与太傅恽、太保怀、侍中胡国珍人居门下省，共同处理国事。

魏朝的益州刺史傅竖眼，生性清廉，百姓与獠族都怀念他。龙骧将军元法僧替代竖眼为益州刺史，他本来没有治事才干，再加上性情贪婪残暴，王、贾等，及本州士族，法僧都征召他们当兵。葭萌的百姓任令宗利用大家不满魏朝的心理，杀了魏朝的晋寿太守，举城来投降，獠民很多人支持他；益州刺史鄯阳王恢派巴西、梓潼两郡太守张齐率兵三万人前去接纳。法僧是熙的曾孙。

太后因为魏主年纪还太小，无法亲自祭祀，想替代他行祭祀之事，礼官广泛地讨论后，认为不可以。太后将这事问侍中崔光，崔光举出汉和熹年间邓太后祭宗庙的往例，太后十分高兴，于是代替行祭祀之事。

十五年（丙申，公元516年）

魏朝崔亮攻打硖石没能攻下，与李崇相约水陆一起进军，李崇多次违背期约没有前往会师。胡太后由于诸将不和，于是任命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率步兵及骑兵二千人赶赴寿阳，另外为行台，节度各军，如果有违抗命令的，按军法办理。萧宝寅派遣轻车将军刘智文等人渡过淮水，攻占了三座城垒；二月，乙

巳日（初八），又于淮水北边打败了将军垣孟孙等人。李平到了硖石，监督李崇、崔亮等人水陆两路一起攻打，没有人敢违令，作战常常获胜。

皇上派左卫将军昌义之率兵援救浮山，援军还没来到，康绚已经对魏兵发动攻击，把他们打退了。皇上派遣义之和直阁王神念溯淮水往上救硖石。崔亮派将军博陵人崔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瓮生夹淮水构筑营垒，延伯取车轮拿掉车轮外匡，将车辐削尖了，两两对接，揉曲竹子成为大索，将它互相连接起来，共十余道并排，横在水上当作桥梁，两头装上大的滑轮，可以随意出没，无法火烧或刀砍。不但断了赵祖悦的退路，并且使得战舰无法通行，义之、神念屯驻在梁城无法前进，李平指挥水陆两军进攻硖石，把外城攻破了。乙丑日（二十八日），祖悦出城投降，把他杀死，并把他的部属全部俘虏。

胡太后赐崔亮一道书信，要他乘胜利的余威深入攻打。平指挥诸将，水陆两路一起进军，攻击浮山堰；亮违反了平的指挥，托病请求还朝，平上奏请求把亮处死，太后下诏说：“亮去留自作主张，违背我的策略，虽然有小胜，怎么能免除大罪？但因我代理天子之事，不愿多所杀戮，可以让他将功补过。”魏朝的军队于是班师还朝。

魏朝的中尉元匡上奏弹劾于忠“以国有大灾为欢，专揽朝廷的命令，使裴植与郭祚受到冤杀，宰辅之臣遭到黜退的羞辱。又谎称圣旨自封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兼领崇训卫尉，推究他这样做的本心，是想自我作尊，目无皇上。事情既然发生在赦恩之后，应该加以杀戮示罪。请求派刺史一人到州将他处决。自从去年世宗晏驾后，皇太后未曾亲政以前，那些不循秩序的人，有的由门下省发布诏书，有的由中书省宣传敕令，擅自互相拜授官职的，已经蒙受恩惠，正可以免除他们专权的罪过，可是所拜授的官职应一概撤消。”太后下令说：“于忠已经受到特别宽谅，不应该再行追究他的罪过，其余的依照所奏处理。”

匡又弹劾侍中侯刚击杀羽林军。刚原本由于善于烹调被任为尚食典御，共任职了三十年，由于对太后有恩，颇为专权纵恣，王公贵人都害怕他依附他。廷尉想将刚处以大辟之刑，太后说：“刚由于公事而榜捶人，邂逅致死，对于法律并无干犯。”少卿陈郡人袁翻说：“所谓‘邂逅’，是指情状已经十分明显，隐避罪刑而不引伏，依理拷问的状况。

现在这个羽林军，一问之下就招供事实，刚口里喊着：‘打杀他！’非理施以酷刑因此致死，怎么可以叫做‘邂逅’！”太后于是削减刚食邑三百户，罢免了他的尚典御职务。

三月，戊戌朔日（三月无此日），日蚀。

夏，四月，淮堰完成，长度九里，下边的广度一百四十丈，上边的广度四十五丈，高度二十丈，种上了杞柳，军垒成列地修建在堤堰的上头。

有人对康绚说：“四条河渚，是上天用来调节宣泄天地之气的，不能够长久地堵塞，假如开了泄水渚让水东注，那就水流宽缓，堤堰可以不致溃坏。”绚就开了泄水渚让水流东注。又向魏军纵间计说：“梁人所担心的是开泄水渚，不畏惧野战。”萧宝寅相信了，开凿山洞深达五丈，开了泄水渚让水北注，水日夜不停地分流但却都不见减少，魏军最终疲弊而归。水所淹没的地区，夹淮水两岸方圆数百里之广。李崇在碛石戍间建了一座浮桥，又在八公山的东南修建了魏昌城以为防备。寿阳城颓坏了，居民四散地避往山冈高丘，俯视水下，屋舍及冢墓清楚可见。

魏朝胡太后追念于忠的功劳，说：“怎么能因为一次的犯错就把他其余的功劳都弃置不予考虑了！”就又封忠为灵寿县公，也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魏朝元法僧派他的儿子景隆率兵抗拒张齐，张齐和他在葭萌交战，把他击败了，屠杀了十几个城，就包围了武兴。法僧据城自守，境内其他地方都背叛了，法僧派使者抄小路向魏朝求救。魏朝传驿征召镇南将军傅竖眼于淮南，担任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领步兵及骑兵三千人赶往救援。竖眼进入益州境内，转战了三天，行军了两百多里，九次遇战都取得胜利。五月，竖眼击杀了梁州刺史任太洪。蜀民和獠族听说竖眼到来，都很高兴，在道路上迎接行礼的人前后相连。张齐退兵保守白水，竖眼进入了武兴，白水以东百姓都能够安于生活。

魏朝梓潼太守苟金龙兼领关城戍主，梁兵来到时，金龙生了病，无法指挥，他的妻子刘氏鼓励城民，带着他们登城抗战，持续一百多天，士兵死伤的人超过半数。戍副高景阴谋反叛，刘氏将景和他的同党数千人杀了，其余的将士，分与衣服和食物，劳逸的情况必定相同，大家没有不害怕她，同时佩服她的。并在城的外头，被梁兵所占据，恰好遇到天下大雨，刘氏下令取出公家及私有的布

绢及衣服悬挂，然后拧干取水，城中所有瓶、罍、瓮、盎等杂物全都储满了水。竖眼到了之后，梁兵才撤退了。魏人封刘氏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张齐屡次从白水出兵，入侵魏朝的葭萌，傅竖眼派遣虎威将军强虬攻击信义将军杨兴起，把他杀了，又占领了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在阴平打了败仗，张齐亲自率骁勇二万多人与傅竖眼交战。秋，七月，齐军被打得大败，逃回了。小剑、大剑诸戍的守兵都弃城而逃，东益州又落入了魏人的手中。

康绚回朝以后，张豹子不再修治淮堰。九月，丁丑日（十三日），淮水突然高涨，堤堰崩溃了，发出如同雷鸣一样的声音，三百里以外都能够听得到，淮水沿岸的城戍及村落十多万人都被到海中。刚开始，魏人对于淮堰很感到头痛，任命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率军队十万人，准备从徐州出发来进攻堤堰，尚书左仆射李平认为：“不须用兵，那堤堰一定会自己崩坏的。”等到听了淮堰崩溃的消息，太后十分高兴，对平赏赐很优厚，澄于是没有出发。

任城王澄由于北边镇将在选用时越来越轻率，深恐贼虏进犯边境，皇帝陵墓受到威胁，上奏恳求对于镇将的选用特别慎重，布署警备要格外严密。下诏交付公卿商议。廷尉少卿袁翻发表意见，认为：“近来沿边的州郡，任官往往不选择人才，只是考虑阶级。有时任用贪污的人，增加戍守巡逻的兵士，多设统率的职位，或是任用他的左右姻亲，或是接受他人的钱财请托，都没有预防敌人的打算，只是一味地聚敛财货。那些勇敢有力的士兵，派遣他们从事抢劫的勾当，如果遇到强敌，就被俘虏为奴隶；假如有所斩获，就夺为己有以增加自己的财富。那些病弱老幼一辈人，略微懂得一点冶金炼铁的，或者略微熟悉一点营造建筑的方法，就把他们从营垒里全部搜寻出来，让他们从事各种辛苦的劳役。其余的士兵，有的让他们到深山中伐取木材，有的派他们割除草棘填平陆地，从事贸易往来的，道路上连续不断。这些人薪俸既不多，财货也有限，却都向他们收取满额的绢，但是发给他们的却是不足的粟，榨尽他们的劳力，却让他们穿不暖；剥削他们的劳作成果，却让他们吃不饱，从冬天一直到夏天都是这样，再加上疾病，死在沟壑中的十分中常有七八分。所以邻近的敌人趁着我们不备，侵扰我们边疆，这都是因为

边将的任使没有得到合适人才的缘故。愚臣以为从今以后，南北边各藩镇以及它们所统辖的郡县，自府佐、统军以至于戍主，全都命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自推荐他们所熟悉的人，一定要从其中选择才能之士予以任用，不管他的出身如何。如果胜任职位或者败坏公事，连同举荐的人依据事情轻重一起接受奖赏或者给予惩罚。”太后不能采用他的建议。到了正光末年，北边盗贼群起，结果进逼旧都，冒犯皇帝陵墓，正如同澄所忧虑的情状。

刚开始，魏世宗兴建瑶光寺，还没落成。这一年，胡太后又兴建永宁寺，这两座寺都在皇宫的旁边；又在伊阙口兴建石窟寺，这些寺庙在土木结构方面可以说美到了极点，永宁寺更是壮观，有高丈八的金像一座，跟人一样高的有十座，玉像有两座。修建了一座九层高的塔，挖掘地基，深达黄泉；塔高九十丈，塔的上柱又高十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铃铎的声音十里以外都可以听到。佛殿建得好像太极殿一般堂皇，南门就像端门一样。僧房有一千间，所陈设的珠玉锦绣，教人看了为之震惊。自从佛法传入中国，塔庙建筑的盛况，没有能和它相比的。扬州刺史李崇上表，认为：“高祖迁都以来将近三十年，明堂没有修筑，太学也荒废了，城阙及府寺也颇有破损的地方，这不是继承先志，成为万国典范的作法。如今国子虽然有学官的名义，却没有教授的实质内容，这和兔丝、燕麦、南箕、北斗的有名无实有什么不一样呢？事情无法两件同时进行，必须有缓急，应该停止尚方机构奢靡的器物制作，停止永宁寺土木建筑的工作，减少瑶光寺材瓦营造的力量，分出石窟寺雕琢佛像的辛劳，和所有不是紧急的各种事役都予以暂停，而在三时农暇之际修建上举各事，使国家的威严显盛，礼乐兴起，教化流行，这样不是十分美好吗！”太后用嘉许的命令回答他，却没能采纳他的话。

太后爱好事奉佛陀，百姓很多出家当沙门所以断绝香火，高阳王的朋友李场上言：“三千种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最大的不孝没有超过断绝祭祀的，怎么能够轻易听任违背礼教的情感，放纵那趋向佛法的心意，本身的年老双亲，却抛弃家庭，断绝奉养，破坏当世的礼节而去追求来生的利益！孔子说：‘对于生前的事都还了解得不够彻底，又如何知道死后的事？’怎会有抛弃正大美盛的政教而去相信鬼教的呢！再说现在南疆不安

定，劳役还是很烦累，百姓出家，他们的目的实在大多为了逃避劳役，如果再听任他们这样做，大概都要捐弃父慈子孝的天伦之情，每家都是沙门了。”都统僧暹等人对于场称他们为鬼教十分不满，认为是毁谤佛陀，向太后流泪地控诉。太后责怪场，场说：“天称为神，地称为祇，人称为鬼，载记上记载说：‘著明的有礼乐，幽微的有鬼神。’然则著明的是为堂堂，幽微的是为鬼教。佛陀原本是由人出身，称他为鬼，愚臣认为不是毁谤。”太后虽然知道场说的话不错，但却难以违背暹等人的意思，罚场金子一两。

柔然伏跋可汗，身体壮健，善于用兵。这一年，对西边的高车发动进攻，把高车打败了，俘虏了他们的王弥俄突，把他的脚绑在弩马上，拖曳着将他杀死了，把他的头取下来上了漆当作饮器。邻国中早先附庸于柔然后来叛离的，伏跋都将他们攻灭了，柔然又强盛了起来。

十六年（丁酉、公元517年）

魏朝初年，民间交易都不用钱币，高祖太和十九年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遣钱工在所鼓铸，百姓有想要铸钱的，准许他们利用官炉，但是必须使用精良的铜，不可以有杂质混淆。世宗永平三年，又铸造五铢钱，禁令全国使用不合标准的钱。后来洛阳以及各州镇所使用的钱各不同样，商品交易无法进行。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认为：“不能使用的钱，法律有明白规定，指的是鸡眼及镗凿，再没有其他的禁令。估计河南各州现今所通行的全都不是在禁令范围，前些时予以禁止，愚臣私心觉得疑惑。又河北既没有新钱，又禁令了旧钱，专用单丝的缣、疏缕的布，那缣布幅既狭窄长度又短，不符合一般的规格，将成匹的裁剪成为尺，来救助有无，白白成了纺织的艰辛，无法免于饥寒的痛苦，实在有违所以救助冻馁、养育庶民的心意。钱的使用，用缙贯穿使相连属，不须要度量，既平均又简单，愚臣认为是很好的有益于社会的东西。要求同时下令各方州镇，太和钱与新铸的五铢钱以及方俗用起来方便的各种各样的古钱，只要内外完好无缺，即使有大小的差别，都可以通行。至于贵贱的差别，自然还是依照从前的价目。不久货币可以流行全国，于公家于私人都畅通无阻。至于那鸡眼、镗凿以及盗铸钱币、破坏大钱使成为小钱的、生新巧伪不依照规定的，便根据法律加以制裁。”诏书采纳了这个提议。但是河北少钱，百

姓还是使用物品交易，钱币没有在市场通行。

魏朝人冒充军功的很多，尚书左丞卢同审阅吏部记录功勋的簿籍，从而加以检核，查得窃冒军功的有三百余人，于是上奏：“请求集合吏部及中兵两局的勋簿，对照奏案，再度编造两份，一份交付吏部，一份留在兵局。又在军中杀害敌人积成一阶以上的，就教行台军司给予票券，从当中直裂开来，一半交给有功勋的人，一半送到门下省，借以防备伪造。”太后听从了这个建议。同样是卢玄的族孙。中尉元匡上奏调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和所有殿最，想要究办窃盗官阶的人，太后同意了。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表认为：“法令以烦扰苛刻为忌，为政以清廉节约为贵。御史的职责，是主持风闻的，要是听说有窃冒功勋盗取官阶的情况，只应当调查这个人的簿籍，研判考核虚实，给予惩罚。那有移动尚书省全省的档案、追究两纪的事情的道理！如同这样地寻求过错，谁能够受得了他的罪刑呢！这确实是圣朝所应该特别慎重的。”太后才作罢。

三月，丙子日（十五日），皇上下令织官织绵的图形上不能够作仙人和鸟兽的形状，因为裁剪时毁坏形体，这样做与仁恕之道有些违背。

夏，四月，戊申日（十八日），魏朝任用中书监胡国珍担任司徒。

皇帝下诏认为宗庙中用牺牲祭祀，有损于鬼神之道，应该全部用面塑动物代替。因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宗庙祭祀不用牺牲，那是不再血食，皇帝最终还是没有采用这个的意见。八坐于是决定用大块干肉代替牛。

冬，十月，皇帝下诏认为宗庙祭祀还是用脯修，再行商议用他物替代，就用大饼替代大块干肉，其他全部用蔬菜水果。又从至敬殿、景阳台起，开设了七个庙座，每月中两次供奉蔬果面食一类的净饌。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派俟斤尉比建等人到魏朝恳请议和，采用敌对两国平等国家的礼节。

这一年，任用右卫将军冯道根担任豫州刺史。冯道根谨慎忠厚，不善言辞，带兵时能够约束士卒，士卒也都肯听从他的命令。诸将争功功劳，道根唯唯默默无语。为政清廉简约，吏民都怀念他。皇上曾经感叹说：“道根在的地方，让朝廷不再记得有这一州。”

魏朝的尚书崔亮上奏恳请在王屋山等开山采

铜矿铸造钱币，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百姓往往私自采铜铸造，钱币稍薄而小，使用时更加失去份量。

十七年（戊戌、公元518年）

二月，癸巳日（初七），安成康王秀逝世。萧秀虽然与皇上是贫贱兄弟，等后来成了君臣关系，萧秀对皇上谨慎畏敬的程度超过疏远低贱的人，皇上于是更加器重他。秀与弟弟始兴王憺更加互相友爱，萧憺长久当荆州刺史，把他的俸禄平分一半送给秀，萧秀高兴地接受了，也不推辞说太多。

魏主接见了柔然使者，责备他们没有遵守藩国的礼节，决定采用汉文、景的对待匈奴的旧例，约为兄弟之国，派遣使者回报柔然。司农少卿张伦上表，以为：“太祖经略帝业，没有余暇，因而让社仓得以雄跨漠北，也由于中原多故，优先处理华夏之事而缓慢处理夷狄之事的原因。高祖忙着迁都洛阳，没有时间北伐。世宗继承遗志，柔然派遣使者来时，虽然接受却没有派使者回报。认为大明在位，国富兵强，抗敌的礼仪，有何畏惧而要去，有何要求而要去行！如今柔然虽然仰慕我朝的德业，派遣使臣前来求和，也是想察看我国的强弱，如果王官奉命出使柔然的朝廷，与他们约为兄弟，担心不是祖宗的心意。如果事在不得已，应该下达诏书，开示以上下的礼节，命宰臣传送书信，把归顺的道理和他们讲明，看他们是答应或是不答应，再慢慢用恩威来斟酌进退，那么王者的体统就不会丧失。怎么可以因为戎狄相互兼并，从而失掉了礼仪呢！”朝廷不依从他的话。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四月，丁酉日（十二日），魏朝的秦文宣公胡国珍逝世，赠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赐与尊号为太上秦公，适用优厚的礼节埋葬，赠送毳服及仪卫，事体极为优厚。又迎接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和国珍共同埋葬，称她为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觉得前代皇后的父亲从没有称作“太上”的，“太上”的名称无法用在人臣身上，前往官阙上疏说明，左右近臣不敢代为传达。刚好遇到胡氏挖掘墓穴，下面有大的石头，于是秘密上表，认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王，‘太上’这个名称是因‘上’字而生出来的名号，皇太后称‘令’系属在‘敕’字的底下，这是采用三从的道理，可以媲美远古文母列在十个治国名臣之中，如今司徒称为‘太上’，这恐怕与系‘令’